

意林文库本
005

追月逐花

著

海盜女王 趕王 襲 (上)



吉林出版集团 | 吉林摄影出版社

意林文库本
005

海盜
來迎
襲 (上)

追月逐花
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 | 吉林摄影出版社

· 长春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海盜女王來襲. 上 / 追月逐花著. — 長春: 吉林攝影出版社, 2012.10

ISBN 978-7-5498-1394-0

I. ①海… II. ①追… III. ①長篇小說—中國—當代 IV. ①I247.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12) 第 232470 號

海盜女王來襲 (上)

HaiDao NüWang LaiXi (Shang)

- 著 者 追月逐花
出 版 人 孫洪軍
顧 問 杜 務
主 編 張 弘
責任編輯 張 弘 尹成佳 李双双
圖書統籌 湯 曼
繪 圖 黃夢婕
書籍裝幀 胡靜梅
美術編輯 王彩虹
開 本 787mm × 1092mm 1/32
字 數 108 千字
印 張 6
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-

-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團
吉林攝影出版社
發 行 吉林攝影出版社
地 址 長春市泰來街 1825 號
郵 編: 130062
電 話 總編辦: 0431-86012616
發行科: 0431-86012602
網 址 www.jlscbs.cn
經 銷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
印 刷 北京天宇萬達印刷有限公司
-

書 號 ISBN 978-7-5498-1394-0

定 價: 18.90 元

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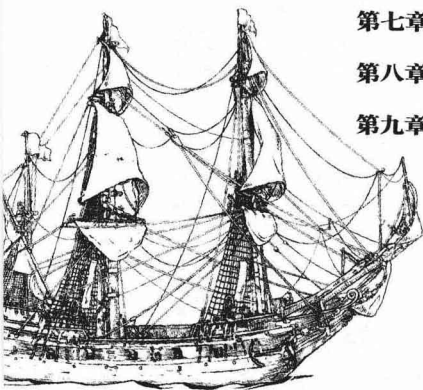
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, 請與印務部聯繫, 聯繫電話: 010-51908584



[目录]

CONTENTS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白衫少爷与嗜血海盗 | 001 |
| 第二章 决定了，我要做海盗！ | 027 |
| 第三章 何必骨肉相残 | 041 |
| 第四章 内有奸细，外有侵敌 | 065 |
| 第五章 一切皆因藏宝图 | 079 |
| 第六章 听着，我是荷兰海盗！ | 093 |
| 第七章 离奇怪事迭起 | 113 |
| 第八章 出乎意料的背叛 | 141 |
| 第九章 双雄夺爱 | 165 |





第一章

白衫少爷与嗜血海盗

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白衫青年朝海盗们挥舞着烛台。一个留着长须的海盗怪笑一声，一刀将烛台削断。这时，一位貌美健壮的姑娘闪到他面前，朝他孑然一笑：“你好啊，帅小伙！”接着抡起刀柄就把他打昏在地。

海盗女王来袭（上）

海鸥掠空，惊涛拍岸。黑色的石崖上屹立着一个庞大的要塞，这是东南沿海赫赫有名的要塞。威武将军赵庆得率领军队驻扎在这里，常年抗击着上岸袭掠的海盗。

近日，赵庆得得到消息，近海最大的几个海盗家族今日要在不动岛聚会，他便率精锐船队前去清剿，已经去了半日有余。

在要塞的顶部，有一位穿着绸缎白衫的英俊青年阴郁地看着海浪，用几不可闻的声音低低地说：“一切都在变，只有我无法改变……”

“少爷，这里风大，您还是回房间吧。”一个奴仆模样的人躬身说道。

白衫青年朝他瞪了一眼：“我又不是女孩子，还害怕风吹吗？”

“不，我是说这里也没什么看头，少爷还是回房间看书比较有趣。”奴仆赶紧陪着笑换了个说法。

白衫青年回到房间，拿起一卷书看了起来。就在他看得出神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一声巨响，整座要塞都被震动了。他打开窗户，猛然发现海上排满了海盗船，此刻海盗正用大炮轰击要塞！

糟糕！赵庆得中了海盗的调虎离山之计，海盗来抄赵庆得的老巢了！

白衫青年丢下书卷，翻箱倒柜地寻找自己的长剑，却怎么都找不到。没办法，他只好抓起一个烛台当武器。他刚把



烛台握在手里，几个海盗就冲了进来。

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白衫青年朝海盗们挥舞着烛台。一个留着长须的海盗怪笑一声，一刀将烛台削断。这时，一位貌美健壮的姑娘闪到他面前，朝他孑然一笑：“你好啊，帅小伙！”接着抡起刀柄就把他打昏在地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白衫青年才幽幽醒来。他发现自己被捆住，装在一个散发着刺鼻臭气和咸味的布袋里，他的额角痛得要命。

片刻之后布袋忽然被人抬起，他被海盗从布袋里倒了出来，滚倒在潮湿粗糙的地面上。

周围爆发出一阵狂笑。白衫青年抬起头，发现自己正在一个巨大的石洞中，四周围满了各种尺寸的海盗。一个头领模样的中年人坐在石洞中央的太师椅上，胡须很像狮子的鬃毛。

“爹，这就是赵庆得的儿子。”劫他来的年轻姑娘正站在头领的身边，笑嘻嘻地向头领邀功。

“哦，你就是赵庆得的儿子赵倚正吗？”头领摸着胡子，轻蔑地朝白衫青年看了过来。

“我不是赵倚正。”白衫青年昂然答道。

“兄弟，你现在抵赖也没有用。”年轻姑娘朝白衫青年扮了个鬼脸。

“他不是赵倚正，我见过那小子。”一个年轻头领模样的人插嘴。

海盗女王来袭（上）

“什么？”年轻姑娘失望地咧开了嘴巴，“他明明住在最豪华的房间里嘛！怎么可能不是赵倚正呢？”

“魏清！你该不是看这小子长得俊，就糊里糊涂地把他劫来了吧！”

另一个年轻头领模样的人粗声大笑。他身材高大，长相粗犷，目光凶狠，眉上有一道醒目的刀疤，一看就是个杀人眨眼的角儿。

“去！你自己才见到漂亮姑娘就走不动路呢！别把我想得和你一样！”

魏清大声回击，却不见如何生气。她撇着嘴走向那位白衫青年，盯着他的眼睛问：“既然你不是赵倚正，那你又是谁？”

白衫青年眉毛一扬，露出一种凌人的傲气：“只是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而已。”

魏清一怔，头领却哈哈大笑起来，“这小子眼神犀利，有意思。”忽然间目露凶光，“来呀，把这小子的眼睛挖了！”

白衫青年的脸“刷”地一下白了。魏清赶紧阻拦：“干吗啊，干吗啊，爹，好好的一个人少了眼睛多难看啊？”

眉上有刀疤之人又笑了起来：“说你喜欢他俊你还不承认。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说不定他家里也有点儿钱，能为我们挣点儿赎金，少了对眼睛不就不好卖了吗？”魏清挑着眉瞪着



眼，看向眉上有刀疤之人，推了推白衫青年的肩膀，“你家里有没有钱，快说啊！”

白衫青年知道魏清这是在救他，连忙说：“我是赵庆得故交的儿子，我爹和赵庆得是生死之交，他会拿很多金帛来赎我！”

“是这样吗？”一听到“金帛”二字，头领的脸色马上缓和了下来，命海盗们先把白衫青年带下去关着。

海盗们把白衫青年带到了——一个山崖边，山崖上如蚁穴般布满小洞，每个小洞洞口都装着牢门，里面囚禁着被海盗抓来的人们。

海盗们解开白衫青年身上的绳索，把他扔进了一个牢房里，重重地关上门。

白衫青年挣扎着起来，背对着牢门坐着，等海盗走远后便从怀里掏出了一块玉佩。

“还好，还在，也没有摔坏。”他轻轻地抚摸着玉佩，玉佩的花纹在他的指下延展，赫然是九条围着云朵盘旋的龙。他用犀利的目光打量了一下四周，又把玉佩藏回怀里。

一个被掠来的女子“嘤嘤”地哭了起来。看守极不耐烦地大声呵斥：“哭什么哭，死了老娘吗？”

女子受到惊吓后哭得更厉害了。看守骂骂咧咧地走到她的牢房前，用棍棒捣她。女子惊恐地躲避着棍棒，大声号叫起来。

“快住手！”白衫青年义愤填膺，扑到牢门上大喝，

海盗女王来袭（上）

“快住手！”

看守充耳不闻，继续用棍棒虐待女子。崖边忽然闪出一个人，一脚把看守踢倒在地：“跟你说过不许这么无聊！”

看守被踢得翻了个跟斗，站起来就要发怒，看清踢他的人之后却笑了起来：“哎呦，大小姐！”

“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要叫我四当家！”踢他的人正是魏清，“以后不许欺负俘虏！盗亦有道，听明白了没有？”

看守笑嘻嘻地表示明白。魏清走到白衫青年的牢门前，笑眯眯地递给他一个苹果：“吃水果吗？”

“谢……谢谢。”

白衫青年的喉咙早就渴得冒烟，没来得及客气就把苹果抓到手里。拿到手后却发现苹果上穿了几根硕大的铁钉。

“你捉弄我？”白衫青年的脸色变了。

“这是为了营养均衡，我们在船上都吃这个。跟荷兰海盗学的！你要不喜欢，我帮你把钉子拔了。”魏清微笑着，眼睛像水晶一样清澈透明。

“哦，原来如此。”白衫青年苦笑着看看苹果，自己拔下钉子，把苹果放进嘴里细细地咀嚼起来。

魏清静静地看着他吃东西，脸渐渐笑成了一朵花。说真的，白衫青年长得真够俊的，气质也很高贵。虽然是狼狈不堪地蜷在岩洞里，但竟让这岩洞蓬荜生辉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魏清问白衫青年。

白衫青年迟疑了一下：“铭泰，你叫我铭泰好了。”



“哦，你姓铭啊，真是奇特的姓氏啊。”

铭泰模糊地应了一声。他从眼角偷偷地瞄了魏清一眼，悄悄地把从苹果上拔下来的钉子藏进袖管，“你们打算拿我怎么着？”

“不会怎么着的。”魏清依旧笑眯眯地，“等赵庆得拿来了赎金，就会让你毫发无损地回去。”

“噢。”铭泰飞快地转动了一下眼珠。

“哎，不过你回去真有意思吗？赵庆得故交的儿子，听起来像是寄人篱下。”

铭泰朝她翻了个白眼：“我是不会当海盗的。”

“谁叫你当海盗了？”魏清脸一红，悻悻地说，“胡乱猜测人家的意思，不跟你说了！”

“嗯，不送。”铭泰转身面向岩洞。

“什么不送啊，拿来！”魏清穿过栅栏把手伸到铭泰面前。

“什么东西？”铭泰目光闪动。

“刚才你从苹果上拔下的钉子啊！我可不是来助你逃狱的。”

铭泰无奈地把钉子放进她的手掌。魏清数过钉子的数目，忽然板起脸对铭泰说：“我可不是吓唬你，你现在待在牢狱里最安全，你根本没法从这里逃走。如果你出逃被抓回来，那可是剥皮抽筋的事儿！”

铭泰脸色阴沉，并不答话。

海盗女王来袭(上)

“好了，我过会儿再来看你。”魏清又露出了笑脸，“你可要乖乖地待着哦。”

魏清走后，看守走到牢门前蹲下，笑嘻嘻地跟铭泰套起了近乎。

“行啊，小子，大小姐好像挺喜欢你啊。”

铭泰冷冷一笑：“她不是让你叫她四当家吗？”

看守不以为然，继续笑嘻嘻地说：“我们更喜欢叫她大小姐。她毕竟是女人，不知道会不会嫁到别家去，不像少爷们。不过如果她能招个丈夫进来，就能真正做当家的了。”

“少爷们？”铭泰想起了那两个年轻头领模样的人。

“对呀，你大概已经见过了。大少爷魏渊是二当家，眉毛上有道刀疤，长得五大三粗的，武功高强。二少爷魏岚是三当家，属于军师一类的人，长得文秀些。”

“哦，那你们的头领就是魏天华了？”

铭泰苦笑着说，轻轻咬了咬牙。他现在才想起这个名字，看来他倒大霉了。魏天华是海盗三巨头之一，为人凶狠贪婪。他现在恐怕就在魏天华的老巢黑风岛，传说中固若金汤的海盗堡垒。

“是啊，你到现在才知道吗？你以后提起首领的名讳的时候，记得恭敬些，如果有人听到你随随便便地提起首领的名讳，报到首领那里，你的舌头就没了！”看守嬉笑着恐吓铭泰。

铭泰苦笑不答，看着远处的海滩，一副望眼欲穿的



模样。

“哎，我说，你家里真能出得起赎金吗？”看守又问铭泰。

“应该出得起吧。”铭泰敷衍着答道。

“如果出不起赎金的话，你就留在这里吧。出不起赎金的人质会很倒霉，但既然大小姐赏识你，那就例外了！留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干，当海盗很有趣，也很有前途的！”

铭泰凜然道：“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不会当海盗！”

看守讨了个没趣，悻悻地朝地上吐了口唾沫，“不识好人心，你当我巴结你呀？如果你真的走不了，你就会想开了！”

铭泰没有答话，从脚边摸了块锥形的石子，藏在手心里。看守走到一边打起了瞌睡。铭泰从眼角斜睨着他，把石子插到锁孔里撬动起来。

魏清沿着海滩一跳一跳地走着，看到不远处有个青年人在练飞镖。魏清高兴地笑了起来，朝他飞奔了过去，“阿虎，你又在练飞镖啊！”

“我在集中精神，别打扰我！”

被叫做阿虎的青年有张花岗岩般刚毅的脸，皮肤晒得黝黑，光着两只胳膊，胳膊上的肌肉高高地鼓起，闪着金属般的光泽。

“嗨，休息一下又能怎么样呢？别把自己逼得太紧了。”魏清撇着嘴走到阿虎的身边。

海盗女王来袭（上）

“不经过艰苦的训练是没有成果的！”阿虎凝视着自己立在远处的木桩，眼睛像黑钻石一般闪着光。木桩上用红漆画了个靶子，所有的飞镖都钉在二环以内，可惜没有一个正中红心。

“艰苦的训练并不等于痛苦的煎熬！”魏清不以为然的笑着，从阿虎手里抢过一只飞镖，“真正出成绩的是快乐地训练！练飞镖就要轻轻松松、快快乐乐、心无杂念，”忽然，她闪电般地把飞镖射了出去，飞镖“刷”地一下正中红心，“才能出好的成绩！”

阿虎看得目瞪口呆，半晌后才又羞又恼地说：“我不能跟你比，你是天才！”

“什么天才啊！”魏清嬉笑着朝他摆了摆手，“我只是心态好、方法好而已！”

阿虎撇了撇嘴，坐在沙滩上，出神地看着远处层层叠叠的海浪。

魏清蹲到他身边，从沙里捡起一个贝壳，轻轻地捻着上面的沙粒，“怎么了，还为那事生气呢？”

“当然！”阿虎抓起一块石头扔进了海里，“作为大家托以性命的人，怎么能那样做呢？”

“我大哥就那样，贪财。我爹已经知道这件事了，说不定很快就会责罚他了！”魏清凝视着阿虎的侧脸，用贝壳在沙滩上画着圈圈。

“大当家会责罚他吗？我记得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，



大当家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战利品都是兄弟们拿命换来的，等同于兄弟们的性命，他怎么可以随意侵占！”

魏清哑然，用力地抿紧嘴巴。阿虎的鬓发被海风撩起，愤怒的脸庞抽动不已。

“没办法，想开些吧。”魏清伸手轻轻拍了拍阿虎的肩膀，“我爹不管这事，恐怕是因为还没出什么事，出了事我爹就会管的。你在我大哥面前可不能再摆臭脸了，他生起气来，可不是闹着玩的！”

“知道了。”阿虎不情愿地嘟哝了一声。

“好了，别苦着脸了！我今天要跟七娘学做菜，你帮我切菜烧火吧！”魏清站起来，用力拍了一下阿虎的肩膀。

“谁要帮你啊！我又不是你的佣人！”阿虎甩动了一下肩膀，神态变得忸怩起来。

“你敢不听我的话吗？”魏清伸手就去揪阿虎的耳朵。

“你这疯丫头！”阿虎推开她的手，反过来伸手去揪她的耳朵。魏清闪身避开，嘻嘻哈哈地逃远了。

黑风岛的左侧有一处黑石砌成的堡垒，堡垒的顶部便是二当家魏渊的房间所在。

魏渊正坐在房间里擦拭一个镶着宝石的金瓶，面前的桌子上摆满了金银财宝。

一个面目清癯的高个子走了进来，见他如此，深深地皱起了眉头。

“哦，是阿西啊，坐。”魏渊面无表情地说，继续头也

海盗女王来袭（上）

不抬地擦拭金瓶。

“二当家，欣赏这些东西的时候也要避一下人啊。这些东西让兄弟们看到总是不好的。”

“怕什么？”魏渊把金瓶往桌上一丢，“我是下一任首领，从战利品里拿些做收藏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”

“话是这样说没错，”阿西微笑着说，“但您不是还没成为首领吗？”

“你是怕魏岚会威胁到我吗？”魏渊轻蔑地笑了笑，“那家伙就只会耍点儿小聪明，细胳膊细腿的根本不顶用！要当首领得靠真本事，他比我要差远了！”

“我说的可不是他，”阿西神秘地笑着，推开窗户，朝下面看了看，“我说的人是她。”

魏渊走到窗边，正看到魏清和阿虎沿着沙滩奔跑打闹，顿时哈哈大笑起来：“你逗我啊，她只是个疯丫头！”

“她虽看起来天真无邪，但实际上，胸怀天下，”阿西眯着眼睛盯着魏清，目光中似乎有蛇芯在抖动，“武功也是深藏不露。二当家，您可千万不能被她的外表蒙骗啊！”

“得了吧！”魏渊用力地一摆手，“她能高深到哪儿去啊？今天不还看上了一个肉票，发花痴呢？那肉票看起来颇有来历，看人、说话颇有贵气。我倒要看看，赵庆得能为他出多少赎金！”

堡垒是依山而建的，后部紧挨着一座山头，上面有用圆木修成的清雅房舍，是魏天华妾侍们的居所。



三当家魏岚正在一处小楼下徘徊，痴痴地看着楼上半开半闭的窗户。一只白玉般的手从窗户里伸了出来，丢下一块香帕。魏岚拾起香帕，放到鼻边嗅了嗅，脸上的神情更加痴迷。

“天哪！二哥，你怎么又来了？”魏清忽然冒了出来。

魏岚如梦方醒，赶紧把手帕揣回怀里，含混不清地说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魏清抱住魏岚的肩膀，把他拽离了楼下。找了一个僻静处，压低声音教训他：“哎呦，二哥，你就不能醒醒吗？七娘是我们的娘啊，爹又很宠爱她，你若和她弄出什么事来，我们家岂不闹翻天了！”

“我只是想想而已，连想想都不行吗？”魏岚万分窘迫，额头上暴起了青筋。

“想着想着恐怕就要做作。”魏清抱紧魏岚的肩膀，用力晃了晃，“哥，听我的话，尽早断了吧，这也是对七娘好。如果让爹知道了你和七娘的关系，你顶多被揍一顿，七娘却要丢掉性命。”

魏岚脸上的肌肉僵硬地抽动了几下，脸上凝起了一层寒霜。魏清用力握了握他的肩膀，拽着他往山下走去。

把魏岚打发走之后，魏清又回到了七娘那里。她带着甜美的笑容，一进门就用撒娇的语气说：“七娘，我又来啦！今天可要多教我做几个菜哦！”

七娘是个二十多岁的女人，长着一张清秀的瓜子脸，两